

美国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形成与影响^{*}

丁 迪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改变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技术,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就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美国政府以价值伦理为幌子,以安全化为手段,推动国内外政治整合,协调盟友政策,孤立和打压竞争对手。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本质上是美国维护其技术霸权的工具。然而,过度强调价值安全将导致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空心化,破坏国际安全治理共识,并诱发其他安全矛盾。中国必须认清美国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霸权护持本质,通过推动更为广泛的安全共识维护自身权益。唯有合理定义人工智能安全议题,开展充分的国际合作,摒弃技术霸权思维,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走上正途,充分发挥其优势。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安全叙事 大国竞争 安全治理 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 丁迪,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4)06-0091-21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价值,对其可能构成的风险予以高度关注。在2019年《美国人工智能倡议》、2021年《人工智能:最终报告》、2022年《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与实施路径》、2023年《2023年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更新》等多份文件中,美国政府都将人工智能安全问

* 本文系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面向国家科技安全的多模态开源情报智能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4R1044)的阶段性成果。

题放在显著位置予以强调。^① 在人工智能安全议题上,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叙事操纵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认知,通过建构存在性威胁,对内为强化技术监管创造条件,对外为打压竞争对手创造政策空间。

人工智能安全战略已成为学界关注焦点。既有关于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战略的研究主要关注对美国政府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的梳理,试图探寻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战略的发展规律。^②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战略中的战略竞争因素成为研究重点,国内学者普遍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与技术霸权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战略深受霸权护持思维影响。^③ 价值观念对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战略的影响也得到学界关注。很多学者注意到美国试图通过将科技与价值伦理进行深度捆绑的方式来构建安全议题,^④通过设置价值立场来打压与孤立对手并进一步取得竞争优势。^⑤ 部分学者更是敏锐地发现,价值观念的差异已成为导致人工智能领域出现安全治理路径分歧的重要因素。^⑥ 美国政府正以价值安全为主题构建一套话语叙事,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化操弄,为其打压竞争对手、维护技术霸权的各项政策背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安全叙事特指与安全问题有关的话语、意义以及事件构成的一种表达组织结构。^⑦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话语策略,安全叙事在现代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也塑造了公众对安全问题的理解,是政策制定者

① Select Committe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2023 Updat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5/Na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and-Development-Strategic-Plan-2023-Update.pdf>.

② 李云鹏、苏崇阳:《拜登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探析》,《国防科技》2022 年第 5 期,第 86 ~ 95 页;蔡翠红、戴丽婷:《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手段与评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 1 期,第 107 ~ 117 页。

③ 王磊:《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国际观察》2021 年第 2 期,第 103 ~ 126 页;孙海泳:《论美国对华“科技战”中的联盟策略:以美国对华科技施压为例》,《国际观察》2020 年第 5 期,第 134 ~ 156 页;周琪、付随鑫:《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政府发展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6 期,第 28 ~ 54 页。

④ 黄彩梅:《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的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涉华话语分析》,《情报杂志》2024 年第 8 期,第 135 ~ 142 页。

⑤ 沈逸、高瑜:《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战略稳定》,《国际展望》2024 年第 3 期,第 33 ~ 50 页。

⑥ 肖晔、刘坤烨:《人工智能对国家间关系的冲击及未来选择》,《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8 期,第 68 ~ 81 页。

⑦ 山秀蕾、刘昌明:《话语转向、安全叙事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7 期,第 31 ~ 44 页。

建构可信战略威胁、促进政策合法化和调动资源的重要工具。^① 通过梳理与剖析安全叙事,可以更准确地透视安全政策的真实意图,更为深刻地分析其影响。

在当前美国政府人工智能安全叙事体系中,价值立场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威胁与风险评判标准。美国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强调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技术创新过程,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民主理念、法律传统和道德标准。^② 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注重维护自身伦理价值本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的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将美式价值上升为刚性的安全准则,将安全议题过度意识形态化,这并不利于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梳理美国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形成过程,剖析其政策逻辑,评估其影响,揭示这种安全建构方式的实质及其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不利影响。

一、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形成

对于新兴技术而言,政策层面的关注通常与技术的飞跃或大规模应用密切相关。受技术发展阶段限制,2010年前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并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美国政府亦未深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2010年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飞跃点,人工智能技术从理论愿景迈入实用阶段。^③ 美国政府开始正视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明确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及相关风险的关注,来自科研机构、民间组织、智库的各类报告大量涌现,人工智能安全叙事开始形成。

(一) 技术伦理取向下的社会风险安全叙事

2016年10月,美国政府开始密集发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战略与政策,人工

① Zhengqing Yuan and Qiang Fu, "Narrative Fram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 Construction of Rival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p. 419 ~ 453.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Issues Executive Order on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30/fact-sheet-president-biden-issues-executive-order-on-safe-secure-and-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

③ Darrell M. West and John R. Alle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is-transforming-the-world/>.

智能领域的安全叙事由此产生。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匹兹堡主办的白宫前沿技术会议上首次阐明了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愿景;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提出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七大战略方向;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准备》,阐述了人工智能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总统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提出了人工智能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①综合这一时期的政府文件,美国对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的表述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工智能影响社会公平。奥巴马政府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较大,^②特别是对美国就业市场将造成威胁,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人工智能会在短期内提高经济运行的自动化水平,替代部分特定类型工作,虽然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岗位也会增加,但总体上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很大,将危及部分社会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利益,^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构成现实挑战。其次,人工智能挑战现有伦理道德。美国政府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使某些社会活动脱离人类掌控,从而导致道德风险。^④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自主武器系统可能会破坏国际人道主义规范,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三,人工智能技术对公众可能构成诸多不确定风险。奥巴马政府强调,人工智能系统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应用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部署可能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⑤综上,奥巴马政府的这套安全叙事旨在揭示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导致的风险,为美国政府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规范这一技术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Administration's Report on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10/12/administrations-report-future-artificial-intelligence>.

② Ibid.

③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mproving Economic Security by Strengthening and Modernizing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1/16/fact-sheet-improving-economic-security-strengthening-and-modernizing>.

④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whitehouse_files/microsites/ostp/NSTC/preparing_for_the_future_of_ai.pdf.

⑤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whitehouse_files/microsites/ostp/NSTC/national_ai_rd_strategic_plan.pdf.

的发展奠定社会共识基础。

(二) 大国竞争取向下的美国优先安全叙事

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上台之初,遵循了美国政府对科技发展的“不干涉”传统,倾向于松绑人工智能监管,并没有强化技术伦理安全叙事。^① 特朗普政府立足“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理念,^②将维护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提升到保护国家权力地位与维护经济安全的高度。在 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人工智能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在一起,强调其在维护美国优先地位中的重要作用,^③这一叙事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其一,特朗普政府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现实利益的影响,强调其经济安全属性。特朗普政府时代是美国国家安全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受到经济竞争的挑战”,^④将赢得经济竞争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提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保持领导地位对维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⑤确立了维护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安全属性。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界普遍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将推动经济指数型增长。^⑥ 与奥巴马政府担忧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在特朗普政府的安全叙事中,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成败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其他国家一旦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将削弱美国经济实

① Jack Corrigan, “U. S. Needs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makers and Experts Say,” <https://www.nextgov.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2018/07/us-needs-national-strategy-artificial-intelligence-lawmakers-and-experts-say/149639/>.

② Aaron Ettinger, “Principled Realism and Populist Sovereignty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3, No. 3, 2020, pp. 410 ~ 431.

③ The White House, “A New National Strategy for a New Er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⑤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2/14/2019-02544/maintaining-american-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

⑥ PwC, “Sizing the Prize: What’s the Real Value of AI for Your Business and How Can You Capitalize?”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analytics/assets/pwc-ai-analysis-sizing-the-prize-report.pdf>.

力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其次,特朗普政府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国家地位的影响,强调其国际权力属性。作为经济安全的延伸,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地位的重要因素。在美国优先思维的主导下,特朗普在人工智能安全叙事中表现出强烈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直言不讳地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声称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帮助这些对手构建强大的情报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风险。^①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概况:利用人工智能促进繁荣与安全》中,也将中国与俄罗斯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安全威胁,声称中俄等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发展可能侵蚀美国的技术和产业优势,破坏美国国家安全。^②2019年,特朗普政府在《维系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报告中再次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关乎美国经济、安全及价值观,维系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领导地位极为重要。^③在美国优先逻辑下,人工智能成为影响未来美国国际权力地位、维护美国优先的重要因素。

其三,特朗普政府突出人工智能对美国军事能力的影响,强调其国家实力属性。在美国优先逻辑下,特朗普政府忽略了自主武器的“道义合法性”,更关注人工智能对未来作战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安全意义,全力推动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的投资。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强化美国军事竞争优势》中提出,人工智能是改变战争样貌、推动美国核心作战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确保美国军事优势,需加快并强化对自主武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军事应用,同时对商业技术突破的快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Ou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Feb/12/2002088963/-1/-1/summary-of-dod-ai-strategy.pdf>.

③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2/14/2019-02544/maintaining-american-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

速应用进行广泛投资。^① 美国部分智库与研究机构的表述也强化了这一属性,很多美国学者与研究机构都认为,大国竞争背景下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军事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②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压制中国,才能切实维护自身安全。^③

特朗普政府立足现实主义理念,通过安全叙事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大国竞争紧密联系,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升到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地位。这一安全叙事促使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并为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上打压与围堵竞争对手的诸多极端政策构建了合法性基础。

(三) 价值安全叙事对两种安全取向的融合

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改变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时限制中国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发展的核心目标。^④ 但是,基于政治立场与政策路径选择的偏好,拜登政府并没有延续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安全叙事,而是试图将大国竞争与技术伦理两种安全取向融合于价值安全理念之下,构建价值优先安全叙事。这一安全叙事具有四个重要特征:

首先,拜登政府将价值标准与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捆绑,构建两者互为依托、深度纠缠的安全逻辑。拜登政府的安全叙事回归了奥巴马时代的道德与价值主题,强化了价值立场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拜登政府将价值立场视为重要安全标准,将是否符合美国价值观念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挂钩;^⑤另一方面,拜登政

①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② Michael Hanlon, "Forecasting Change in Military Technology, 2020 ~ 204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forecasting-change-in-military-technology-2020-2040>.

③ Ryan Hass and Zach Balin, "US-China Re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④ J. B. Velut, "Whose Industrial Policy? Assessing the Democratic Credentials of Washington's New Competitive Strategy," *Politique Americana*, Vol. 1, 2024, pp. 123 ~ 156.

⑤ "Heinrich, Portman Urg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o Prioritize Safety and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novation", <https://www.heinrich.senate.gov/press-releases/heinrich-portman-urg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to-prioritize-safety-and-ethic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innovation>.

府将取得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视为维护社会价值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工具。^① 拜登政府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安全叙事将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化,强化了其安全属性,确立了美国人工智能安全政策中的价值优先理念。

其次,拜登政府通过赋予大国竞争价值内涵,在安全主题上将美国优先转化为价值优先。拜登政府将价值安全置于优先地位,通过将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叙述为美国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安全的重要威胁,赋予大国竞争价值与道义内涵,以此凸显赢得人工智能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意义。^② 在这一叙事下,赢得对华竞争的意义超越了现实利益,成为了道义使命,变得更具煽动性与蛊惑性。

再次,拜登政府将人工智能技术贴上价值标签,将其发展为政治操弄的工具。价值优先理念为美国政府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安全叙事空间,让美国政府能更为方便地操纵人工智能安全议题,打压对手。^③ 在价值优先叙事下,安全问题成为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认定,只要不符合美国政府意识形态标准的人工智能应用都将被视为可以使用特殊手段处理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为围堵打压政策大开方便之门。

最后,价值优先叙事成为拜登政府构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竞争对手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④在其安全叙事中尤为突出人工智能武器的道德伦理问题,^⑤试图通过价值安全叙事争夺国际军控话语权,操纵人工智能军控议题,为谋求自身优势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Signing of an Executive Order Promoting Competi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7/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signing-of-an-executive-order-promoting-competition-in-the-american-economy/>.

②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nal Report," <https://nwc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NSCAI-Final-Report-AI-Accelerated-Competition-and-Conflict.pdf>.

③ Ibid.

④ Ibid.

⑤ Syeda Faiza Nasim, Muhammad Rizwan Ali and Umme Kulso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idents & Ethics: A Narrativ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JTIM)*, Vol. 2, No. 2, 2022, pp. 52 ~ 64.

拜登政府的价值优先安全叙事,融合了奥巴马政府注重道德与价值取向和特朗普政府关注美国领导力与现实利益的两种安全叙事特征。然而,为了满足大国竞争与政治利益偏好而将安全问题由现实利益转换为价值立场,也给未来大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分歧的加深埋下了伏笔。纵观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安全政策,价值优先叙事的背后还蕴含着复杂的战略逻辑。

二、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政策意图与实质

安全化理论将安全主体对存在性威胁的建构视为攫取额外政治权力的手段。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塑造部分是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更多地则是为其争取额外政治权力。回顾美国人工智能安全叙事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赢得大国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本质上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以价值安全为锚,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叙事,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战略行为,其背后的战略逻辑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一) 以价值安全统筹内外安全诉求

美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刻改变现有生活方式。这种改变在美国国内社会层面将最终反映在各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上。例如,人工智能可以为个人和社区创造经济机会,也会加剧数字鸿沟。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新职业增长并使传统职业萎缩,对就业市场构成冲击。这些都将导致美国国内利益失衡。对此,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回应,通过出台监管措施来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甚至在某些领域通过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来维持国内各群体间的利益平衡。

历届美国政府的人工智能安全叙事推动了美国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认知。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化,美国行政机构也获得了人工智能安全治

理的主导权,避免了重蹈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覆辙。^① 美国对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的安全化无疑较为成功,安全叙事被转化为一系列强制执行的标准和原则,涉及可解释性、数据隐私保护和公平性等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较为明确地回应了国内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对平衡国内不同阶层的利益,促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发展的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过度使用安全化手段也限制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空间,使人工智能技术不得不向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妥协。美国政府提倡的所谓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标准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② 这一标准能够约束人工智能的发展,防止人工智能开发与部署过程中的风险及滥用,但推广这套标准将导致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成本大幅提高,很多小型的组织与机构根本无力承担这一标准带来的成本压力。^③ 因此,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标准在平衡国内利益的同时,也束缚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发展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这种束缚对美国战略竞争能力的影响日益明显。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是运算能力与人工智能算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国家边界早已无法约束人工智能算法的跨国流动,通过互联网“云”技术共享运算能力的技术也已普及,人工智能技术壁垒很难维持。因此,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安全政策需要统筹风险控制与战略竞争两种不同的利益诉求。

拜登政府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提升到价值层面,通过构建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在国内实现政治动员,在国际上争夺人工智能安全话语权,集中力量打压对手,巧妙地平衡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内部与外部挑战。拜登政府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与意识形态挂钩,构建了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共同安全目标。一方面,价值优先叙事回应了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关切,如科技公司追求创新自由、公民团体强调隐私保护、军方聚焦国家安全等,通过构建高

① 王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47~73页。

②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romoting the Use of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2/08/2020-27065/promoting-the-use-of-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federal-government>.

③ Michele Gilman, “Beyond Window Dres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in the Datafied Society,” *Fordham Law Review*, Vol. 91, 2022, <https://ssrn.com/abstract=4266250>.

维度的安全目标,统一安全诉求,实现国内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共同的价值目标又为加强政府对人工智能企业的管控、增加额外研发投入等举措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有助于联邦政府统筹协调产业、学界等各方面力量,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可以说,价值优先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科技发展与安全管控的内部张力,为所谓的“重振美国”计划注入了必要的动力。

通过提出价值优先的安全叙事,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内外利益平衡。这一叙事框架为动员国内资源、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有助于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掌握主动。

(二) 用价值安全整合协调盟友政策

拜登政府将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作为立场评判标准,迫使盟友站队美国。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分为符合美国价值的人工智能与不符合美国价值的人工智能,试图以此打造国际联盟,共同打压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在2021年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中明确地将“人工智能竞争”定义为价值观竞争,指出人工智能价值观竞争的对手是中国。^① 这一论断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捆绑,试图迫使国际社会按意识形态标准站队,施压美国国内科技企业与外部盟友放弃现实利益,参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围堵与打压。

价值优先安全叙事也成为美国政府恐吓盟友,迫使其遵从美国政策的工具。拜登政府的安全叙事中倡导以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对抗所谓的“数字极权主义”。^② 通过将人工智能问题意识形态化、安全化,美国试图在西方世界制造对华恐惧心理,强化价值观同盟,孤立与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旦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成为主流认知,国际社会围绕人工智能问题的意识形态对抗将升级,美国的反华同盟体系也会变得更为稳固。

美国还试图利用价值优先安全叙事重构国际人工智能产业链,强化对华技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nal Report,” <https://nwc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NSCAI-Final-Report-AI-Accelerated-Competition-and-Conflict.pdf>.

^② Moonseok Cha,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for Global Alliance: Identity Politic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Journal of North Korea Studies*, Vol. 8, No. 1, 2022, pp. 7 ~ 49.

术围堵。^①美国国内科技巨头与全球产业链中各类实体的行为大多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受益于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合作。为斩断这些合作纽带,拜登政府将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美竞争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渲染与中国合作将威胁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试图以道义压力迫使美国科技企业反对中国。同时,美国还试图将这种价值观安全叙事延伸到全球范围,要求盟友在人工智能政策上与美国“捆绑”,接受美式安全标准,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马前卒。

在协调盟友政策时,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有助于凝聚西方阵营的共识,强化身份认同,这成为美国政府进行话语操弄的重要政治工具。价值优先安全叙事不但能够为美国维护自身技术霸权提供合法性外衣,而且有助于掩盖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双重标准的行为。总之,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政治欺骗性大、社会动员能力强、话语操弄弹性高,已然成为美国政府战略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借价值安全孤立大国竞争对手

从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来看,在人工智能领域孤立和打压中国等竞争对手是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借助价值观话语,美国试图在人工智能发展问题上制造意识形态对立,进而实现对华技术“脱钩”,这种意图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美国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化,通过渲染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威胁美式价值观来抹黑中国的技术发展。一方面,美国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污蔑为以侵犯人权、限制自由为代价的邪恶技术,煽动国际社会对华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美国还指责中国利用人工智能从事大规模监控和窃取数据,试图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挂钩,将中国排斥在主流国际社会之外。

其次,美国试图利用价值观话语,裹挟盟友在人工智能领域围堵中国。通过强调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意识形态属性,拜登政府试图在道义上胁迫其他国家放弃经济利益,与美国保持一致,停止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美方一方面施压盟国对华实施技术管控,限制对华出口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迫使

^① I. Danilin, "From Technological Sanctions to Tech Wars: Impact of the US-China Conflict on Sanctioning Policies and the High-Tech Markets," *Journal of the New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55, No. 3, 2022, pp. 212 ~ 217.

盟国在人工智能供应链、标准、规则等方面排斥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产业和治理体系,孤立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强化美国对华围堵打压的效果。

再次,拜登政府以价值优先叙事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实质性对华“脱钩”。通过在意识形态上抹黑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为减少对华技术依赖、切断双边合作构建合法性基础。一方面,以价值安全为标准,美国政府直接限制西方企业与中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迫使产业链“去中国化”;另一方面,美国还试图在全球塑造反华舆论环境,令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为“避险”远离中国,间接实现“去中国化”,最终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全面对华“脱钩”。

最后,拜登政府的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会严重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的相互信任。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面临发展困境,对缩小数字鸿沟有着迫切需求。美国以“普世价值”为名,宣称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符合美式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污名化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话语霸权下,这种“价值观外衣”很可能会影响部分国家的判断,给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拓展海外市场制造麻烦。

(四) 价值优先叙事的霸权护持实质

美国政府构建的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本质上是以道德伦理为幌子,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试图主导国际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和规则,维护其技术霸权。在价值叙事主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强调以“民主、自由”等美式价值观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抹黑其他文化背景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试图通过占据道德制高点来主导国际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和治理框架,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主导国际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在实质上是美国以推动人工智能价值安全标准为幌子,以压制人工智能技术多样性发展路径、构建技术壁垒为手段,以实现制度性霸权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操弄工具。

第二,美国试图以价值立场为纽带,纠集盟友,遏制打压对手,巩固其国际体系霸权。美国在人工智能安全叙事中着力渲染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价值观威胁”,煽动盟友对华疑虑。通过强调人工智能竞争的意识形态属性,美国以政治

胁迫的方式,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技术联盟,在技术、产业、标准等方面孤立遏制中国。在这一基础上,美国不仅能巩固其在发达国家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还能拉拢发展中国家,强化其在全球体系的霸权地位。

第三,美国借助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叙事,试图主导国际技术治理话语体系,强化其话语霸权。通过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诉求意识形态化,强调价值伦理的优先地位,美国一方面能够将自身塑造成捍卫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正义力量”从而占据道德优势;另一方面还能将其价值观植入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话语体系,巩固其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综上,美国构建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本质是以意识形态为抓手,打压竞争对手,裹挟盟友,主导规则,进而全方位巩固其在技术、体系、话语等方面的领导力,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美国人工智能价值优先安全叙事的战略逻辑,究其实质是一种霸权护持逻辑。美国以人工智能价值安全为幌子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打压与孤立竞争对手,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竞争,也给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合作蒙上阴影。

三、价值优先逻辑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影响

基于价值优先叙事将人工智能安全化已成为美国打压与遏制他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治工具。短期内这种价值优先叙事看似能够较快实现政治整合,在对外竞争上实现政治动员。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价值优先,容易导致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空心化、破坏安全治理合作并诱发其他新的安全矛盾。

(一) 价值优先使安全议题空心化

一味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合法性,将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化,会导致各方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的本末倒置,忽略人工智能技术的真实威胁,阻碍国际社会识别与应对人工智能的现实风险。

美国人工智能安全叙事的演进过程受到意识形态与政治操弄的影响,其内涵脱实入虚,走向空心化和极端化。奥巴马政府通过安全叙事表达了其对人工

智能技术蕴含道德与社会风险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则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背后巨大的经济效益及其与经济安全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其安全叙事并不一定正确,但对安全问题的判断均与可观察可度量的现实利益存在密切关联。但是,拜登政府利用价值安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化却开始脱离人工智能安全实践,落入了意识形态主导的境地。拜登政府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评判安全与否的标准,使得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成为了一种能够被观念立场随意定义的概念,彻底意识形态化与空心化。例如,拜登政府提出只有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人工智能才被视为安全的人工智能,完全将安全界定的标准与身份、立场挂钩,断绝了“非美国”价值与观念存在的合理性。^① 同样地,拜登政府提出的保护隐私,促进公平和公民权利,维护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促进创新和竞争,提升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导地位等一系列所谓“好人工智能”的价值评判标准,也都将在这种安全评价逻辑下失去现实意义。^② 暂且不论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战略目标,仅从操作层面上看,这种威胁评估标准过度依赖主观判断,受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影响过于明显,只能扩大分歧而难以构建共识,也只能将人工智能安全议题推向空心化的境地,并极易滑向极端化的深渊。

(二) 价值优先破坏安全治理共识

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安全叙事中强调价值优先,试图以自身价值观主导人工智能安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国内及美国与盟友间的共识,但是安全叙事与价值立场的深度捆绑最终将破坏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安全共识,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合作存续的基础。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导力应该建立在价值共识而非价值冲突之上。作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探讨全球治理规则。然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

^① The White House, “U. S. -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9/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Issues Executive Order on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30/fact-sheet-president-biden-issues-executive-order-on-safe-secure-and-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

考量,试图主导人工智能安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以美式价值观统领全局,这种做法无疑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价值冲突,进而侵蚀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共识基础。科技发展从未脱离特定社会土壤而独立存在,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关注隐私保护、算法歧视等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关切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解决贫困、教育、医疗等民生难题。如果仅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设置议题、制定规则,忽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治理需要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设障,抑制他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种做法无异于闭门造车,只会削弱多边治理机制有效性。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将失去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重要平台,陷入分裂对立的困境。

其次,通过价值准则来限制对手只会迫使对手另起炉灶。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人工智能视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得发展先机的战略制高点。在这场角逐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当今世界,谁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谁就能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研发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机遇窗口期稍纵即逝,各国都拥有参与其中,享受技术进步红利的权利。面对美国竖起的“价值伦理高墙”,其他国家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必然会因势利导,想方设法突破技术封锁。各国为维护正当发展权益,可能另起炉灶打造自己的人工智能生态。各国在体系、标准、规范等方面“各自为政”,终将导致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出现分化,增加治理难度。美国无视各国发展权利,试图以价值观标准“画地为牢”,不但会割裂全球创新链条,限制自身发展空间,而且还会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反感,侵蚀自身影响力。即便未来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美方提出一些合理诉求,其他国家出于对美的信任赤字,也可能选择采取对抗或者观望态度,进而影响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深化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绑架”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必须打破的桎梏。

其三,以价值立场为边界裹挟盟友打压对手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技术优势的需要,试图主导人工智能安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对立对抗,这种做法无疑背离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既不能保障美国的安全,也不利于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反而会加剧国际社会分歧,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大国战略互信持续受损,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反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已然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同价值理念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动力。如果以价值立场为界,回到阵营对抗格局将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

美国试图以自身价值观念为标尺,划定阵营,其做法显然与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将那些在特定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的国家视为异类并施以孤立与“脱钩”,无疑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的不满、反感甚至是恐慌。对于那些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其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本国国情土壤,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现实依据。美国一味强调以价值观划线设防,无视对方正当关切,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强化对抗思维,破坏安全治理共识。

(三) 价值优先将诱发新安全矛盾

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在实质上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化的步伐,只是这种安全化的结果不仅仅局限于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很可能会诱发更多的新安全问题。固守价值立场将大大缩小政治回旋空间,把安全化推向一条单行道,进而可能提升这些新安全矛盾的烈度。

第一,价值优先安全叙事可能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引发新的国家安全矛盾。美国西点军校的学者迈克尔·杜达曾明确表示,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重新分配各国际行为体的权力。^①无论是从军事能力,经济发展还

^① Michael Duda,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Coming Decade," https://s3.amazonaws.com/usmamedia/inlineimages/academics/academic_departments/social_sciences/SCUSA/72%20Table%20Papers/SCUSA%2072%20Theme%20Paper.pdf.

是其他重要的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美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颠覆现有国家安全格局的核心变量。^①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化,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纽带拉帮结派,排斥打压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无疑会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烈度,引发新的国家间对抗。一旦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沦为地缘博弈的工具,各国将陷入你输我赢的战略困境,大国战略互信将进一步受损,在不受约束的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国家间博弈与冲突可能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力。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旦被用于认知作战,将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冲击。^②

第二,在意识形态主导下推行“价值优先”,很可能损害一些国家的数字主权,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当前,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明显优势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如果它们以价值观为借口,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对他国进行技术霸凌和封锁,甚至侵犯他国数字主权,将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破坏数字空间的秩序与稳定。从根本上说,数字空间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在数字空间的主权平等、发展权益应当得到尊重。如果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片面强调“价值优先”,只会加剧发展鸿沟,引发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造成新的压迫与不公。

第三,以意识形态划线推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很可能引发技术体系分化,加剧实体经济风险。人工智能是全球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高度融合的产物。如果盲目强调“价值优先”,以政治操弄破坏经济规律,势必造成人工智能创新链条的断裂,全球供应链体系将面临断裂的风险。届时,一些关键技术可能被垄断,一些关键产品可能被“卡脖子”,进而对一国经济社会稳定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生巨大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可能出现分化对立,部分国家被迫走上另起炉灶、单打独斗的孤立之路,最终加剧实体经济风险。

第四,以价值观主导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可能诱发意识形态对抗,引发新的社会安全问题。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价值观划线推动

① Kelley Sayl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R4517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details?prodcode=R45178>.

②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 Year 1,” <https://www.ai.gov/wp-content/uploads/2023/05/NAIAC-Report-Year1.pdf>.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可能加剧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间的对立,煽动社会撕裂和仇恨。例如,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影响下,群体性事件、仇恨言论、极端主义思潮可能进一步蔓延,最终侵蚀一国的社会安全。人工智能还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的新工具。一些别有用心势力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散布价值观偏见,干预他国内政,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安全风险。

总之,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片面强调“价值优先”,这种做法存在诸多风险隐患,最终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数字鸿沟加大、技术分化、社会撕裂等新的安全矛盾。面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复杂挑战,国际社会应当摒弃价值偏见与“零和博弈”心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对话、深化务实合作,而不是为了眼前利益肆意夸大意识形态对抗、人为构建新的隔阂。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包容普惠的国际合作,才能为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共同迎接智能社会的到来,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

四、结论与展望

以人工智能技术等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出现已深度改变了国际竞争格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积极围绕着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安全化运作,形成了从技术伦理到大国竞争,直到拜登政府的价值优先安全叙事。人工智能的安全化为美国政府监管科技发展,弥合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利益分歧,动员各方力量进行大国竞争构建了合法性基础,成为美国政府维护人工智能技术霸权的重要政治工具。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来统筹各方利益。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看似有效,但长远来看则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美国政府为一己私利,将价值立场与人工智能安全捆绑,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合作的基础,加剧了地缘政治矛盾,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严重影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始终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采取了更为包容与开放的态度。2023年10月18日,中国政府发

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和治理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符合全人类的价值，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再一次强调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下，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② 这突显了中国秉持包容开放理念，以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立足在多边框架内推动人工智能安全规则制定的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理念。

美国政府以价值安全为名、行霸权护持之实的行径，对人工智能技术全球治理合作带来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发展权，引导人工智能安全合作走向均衡普惠、互利共赢。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积极推动国际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治理健康发展：

其一，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价值立场，强调各国发展权，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人类共同价值，对冲美式价值霸权。通过将中美双边人工智能合作体系拓展为全球性多边合作体系，将更多国际行为体纳入其中，积极动员全球各国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建设，有望将美式价值优先叙事转换为全球价值伦理叙事，打破美国垄断人工智能价值伦理的企图。

其次，面对美国价值优先叙事可能导致的新安全矛盾，中国应立足战略稳定需求，主动推动人工智能军控等议题，通过推动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叙事，形成更广泛的国际安全共识，促使美国反思其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中国要合理定位人工智能安全议题，削弱美方极端安全化的负面影响，将更多精力聚焦于构建国际共识和价值标准等基础理念上，推动人工智能走向规范化。

①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https://www.cac.gov.cn/2023-10/18/c_1699291032884978.htm。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xinhuanet.com/20240718/97de33614e3644eea992747b65228ce5/c.html>。

其三,国际社会需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谋求共识,探索构建普遍性国际规则。要鼓励技术竞争而非限制创新,通过理性而有限度的安全化推动国际合作,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力量,中美欧日印等国家和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都应在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为携手应对人工智能安全挑战、推进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总而言之,合理的安全叙事是推动安全治理发展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治理应走出安全博弈,走向安全共赢下的大国合作。通过积极构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安全化叙事,能够为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共治、防范过度安全化风险贡献中国力量,也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事业健康发展、破解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Author: Xing Ruili,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Xing Ruili

91 The Formation, Essence and Impact of the U. S. AI Value-Prioritized Security Narrative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s regarded as a disruptive force capable of al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U. S. government places great importance on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 narrative prioritizing AI values and security has taken shape. The U. S. government uses value ethics as a pretext and securitization as a means to adv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coordinate allied policies, and isolate and suppress competitors. This value-first security narrative is essentially a tool for the U. S. to maintain its technological hegemony. However, over-emphasis on value-based security could lead to the hollowing out of AI security issues, underm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onsensus, and trigger other security conflicts. China must recognize the hegemonic nature of the U. S. 's value-first security narrative in AI, and by promoting broader security consensus,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only by reasonably defining AI security issues, engaging in ful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bandoning the mindset of technological hegemony can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be put on the right track and its advantages fully realiz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narrativ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

Author: Ding D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ion for China & World Studies of Tongji University.

Ding Di

112 The Evolution Path and Motivation of South Korea's Diplomacy towards North Africa

Abstract: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orth Afric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etitive diplomacy to pragmatic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South Korea adopted competitive diplomacy towards North Africa, aiming to weaken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influence and gain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political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began to implement multilateral foreign polic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South Korea has implemented a pragmatic diplomacy oriented towards national interests in North Africa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expand markets,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status. South Korea has conducted in-depth